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第二〇七回 石首魚眾工嘗美味 禿頭奴按戶散賊銀

話說濟公照會造橋的工人，預備了幾只大缸，包管他們按頓自有飯吃。有幾人到了吃飯的時刻走到缸前一看，還是幾只空缸，便有心取笑，走到工場上面喊道：「你們快歇手啊，那缸裡的飯菜都候冷了！」大眾一聽，便人山人海的，每人拿了兩隻碗一雙筷，推推擁擁的都去趕著吃飯。這幾個談謔的都躲在旁邊，笑得要死。可也奇怪，那一眾的人才走到缸前，那缸蓋上果然熱氣騰騰的。大眾把缸蓋揭開一看，只見兩缸飯，夾一缸菜。委實上白的好米，那菜雖然粗魚笨肉，也弄得很為有味。可憐這番工人，平日間□天有九天吃不飽，今天吃著這個白米，自然是歡天喜地。當下這些工人好不自在，暗暗議論，以為這和尚一定是仙家。內中有一老者道：「你們諸位，由今日起，只要蒙著頭去過，不准胡猜亂講的。就便是個仙家，他們真有道理的人，最怕的妖言惑眾，一經被人識破，他便就要走了。那便這樣好菜好飯的就沒處去吃。」大眾被這一嚇，那個還敢開口。果然到了一頓，都有得吃。還有一件奇處：今日就便多三□五□人，那缸裡的飯菜也沒有個不敷；就便少三□五□人，那缸裡的飯菜也沒有個有餘。就同量過人家肚皮煮的一般。就此忙了有一個多月，那橋工已經忙得要完工了。濟公這一日在廠房裡酣呼大睡，到了吃飯的時候還未起身。大眾也不敢喊他，一個個的走到大缸面前，只得揉揉肚皮，歎一口氣。到了未牌向後，濟公這才驚醒。走到外面，向大眾工人哈哈的笑道：「有趣，有趣。俺睡了一覺，帶累你們都沒有飯吃。但有一層，如今飯是極容易的，獨獨菜是沒處去買了。也罷，俺來想個主意。」隨即喊了兩個小工，每人取了一個籬頭，用竹竿綁了一個柄，一同走到江灘之上，將刨下的木花統統傾在江裡。但因浮在水面，沒得下去。又將江灘上碎石抓了一些，將木花打到水裡。然後吩咐小工，用籬頭在江邊上就同兜魚似的，果然一兜一籬頭的大魚。到了吃的時候，委實其味甚美。看官，你道這是樣什麼魚？就是黃魚。起先本無這樣魚種，就由濟公和尚化出的這筆魚，一時不曾取得盡，在江海之間傳留下來的。所以這樣魚吃下去，最是作渴，木能生火之故。且至今黃魚腦中還有兩塊石子，俗說是黃魚的牙齒。世間的物類豈有把牙齒長到腦裡的說頭嗎？這可算就是濟公和尚用石子打木花遺留下來的一點聖跡。

但那宋朝末季，天下擾亂得了不得，因何還興這樣的大工，造橋修路的呢？列位有所不知，只因濟公三進慈寧宮，就有那太監邱奎，因離間骨肉，忤慢聖僧，不是問了一個監禁的罪過嗎？這邱奎雖然在宮裡當個散職的太監，家中卻豪華不過，自從濟公出宮之後，家中便時時設法想代他脫罪。無如那時寇偵主持政事，孔式儀主持刑部，委實無法可想。直到去年秋間，孔式儀出了刑部，寇偵因小人用事，朝政日非，也便告老歸家。邱奎趁這當子，托金仁鼎四處運動，不但謝了邱奎的罪過，就連在大成廟行刺濟公的那三□多個凶僧，除清雅已死不計，其餘也統統赦出。這時金丞相又復用事，委實獨掌朝綱。一日內宮詔宴，皇上太息道：「如今金人據淮，廣陵、潤州一帶選送的警報。假如由長江直下，這臨安也未必能守。朕前日看長江地圖，見那吳淞這地方倒是很好的，與江海皆能貫通，敵人包圍不住。朕想也不彰明較著遷都，就在吳淞那地方建造小小的一處宮殿，以備不測。但隔了這一道春浦，究嫌許多不便。」金丞相一聽，他也不問這些事能做不能做，有用沒得用，他只曉得逢迎上意。想了一想，連忙回奏道：「陛下勿憂。臣照古書上看起來，春浦這地方，起先不過一里多浦面，如今就作為被潮水日刷日寬，至闊不過三里。何不造一座大橋，也不過三四個月就可成功。」皇上見說，又問道：「如卿所言，大約這部橋要花費多少銀子才造得成？」金丞相道：「如要石工堅固，非三□萬兩銀子沒得成功。」皇上又道：「銀子倒是小事，但這個苦差使派那個去呢？」

金丞相一聽，暗暗發笑道：委實做了皇帝，就吃下糊塗湯了。這些差使倒沒處再好，他偏偏還要說苦！難得他既是這樣說法，這邱奎因出獄的事，也還孝敬了我兩萬銀子，我何不借此調劑調劑他也好。主意想定。隨即又奏道：「臣想這些苦差，當罰有罪的人充當，正好將功贖罪。現今太監邱奎初赦出獄，正好派他前往。」皇上見說，大喜道：「卿所奏正合朕意！」到了次日，便降了一道聖旨造春浦橋，派邱奎當橋工監督，由外庫撥工程銀三□萬兩，歸丞相府給發該監督赴工。這個金丞相貪心並不過大，不過落了一半，發了□五萬銀子把邱奎。邱奎到工之後，處處克扣，以為只要有個橋形，就可以消差。那知春浦下面，究竟是到夾江，水力很大。照這樣敷衍辦法，怎樣吃當得起？所以到了一半工程，忽然潮汛一起，弄了他一個前功盡棄。邱奎只嚇得魂不附體。

但邱奎這太監，他有一個朋友，名叫害人精朱六兒。據說邱奎因前陽路斷，不成個人道，便用後庭取樂。朱六兒同他行在一起，坐在一起，睡在一起。就連當日收在刑部的時候，邱奎也用了黑費，委實雖坐監坐牢都在一起。這時邱奎出差造橋，也就將他帶來。到了潮水將橋工衝塌之後，邱奎憂愁不過，以為這筆工程怎樣賠償得起？因此愁眉不展。朱六兒問道：「我看你這兩日沒精打采的，可是因那橋工損壞的事嗎？」邱奎歎了一口氣道：「總算是咱家的運氣，老丞相爺的意思，以為還是調劑咱家的一個好差使，可曉得弄成這們兒一個樣法。如今已用掉六萬多銀子了，再從一上來起，這□五萬銀子恐怕統統用盡還是不敷呢。」朱六兒聽說，便道：「你這才癡人，一些材料沒有。我問你如今工廠上共有多少工人？」邱奎道：「共一千五百人。」朱六兒道：「這便有了主意了。你代我將工人通身傳齊，說他們工程不善，每人罰他們賠還一百兩銀子。不是立刻□五萬銀子可以到手嗎？如有不肯認還的人，先拿兩個咨明宣撫使，請王命過來殺他們幾個做個榜樣，還怕不成功嗎？」可憐就這一句話，害得那一千多工人衝家敗產，尋死覓活。

到得濟公到來，大家才平定一點。還有一件奇處，不但一日三餐不費事，那些工人中也是貧富不等。所邱太監勒賠銀兩，那有錢的已經繳過的呢，一家家都有禿頭奴送一封銀子把他，說道：「尚王造橋，不能害你們百姓。我是齊水真人那邊著我來還償你們的。」還有一些未曾繳款的呢，到了限期，也是這禿頭奴送一封銀子來向他們道：「我是齊水真人那邊的，不忍你們比繳賊銀，皮肉受苦，你將這銀子拿去繳款罷。」就此大眾工人，便安心適意趕工，又有濟公幫忙，不到二月，居然把春浦江中間造成一架二里多長的大橋。邱奎見橋工告竣，便同朱六兒將大帳一算，可算罰的那工人的□五萬銀子，將殼造橋。除衝塌不計外，淨落了八萬多銀子，心中歡喜不過。當下便撤了工程局，同朱六兒計議進京繳旨。就將銀櫃打開，預備把銀子打成捆頭，方好上路。那知把銀櫃一開，裡面連銀屑都沒一點。正然在此發呆，只見外面的聽差拿了一封信，進前說道：「稟宮爺，外面信局人送來一封宮爺的家信。怎敢怠慢，特為呈上。」說罷便把一封信拿出。邱奎接信到手，突然面無人色。畢竟這信中所為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